张亮采

《中国风俗史》序例[①]

张亮采，男，江西萍乡人。中国早期民俗史学者。他的代表作有成书于 1912 年的《中国风俗史》，为中国民俗史研究开了一代先河。

风俗乌乎始？始于未有人类以前。盖狉榛社会，蚩蚩动物，已自成为风俗。至有人类，则渐有群，而其群之多数人之性情、嗜好、言语、习惯，常以累月经年，不知不觉，相演相嬗，成为一种之风俗。而入其风俗者，遂不免为所熏染，而难超出其限界之外。记曰：礼从宜，事从俗。谓如是则便，非是则不便也。圣人治天下，立法制礼，必因风俗之所宜，故中国之成文法，不外户役、婚姻、厩牧、仓库、市廛、关津、田宅、钱债、犯奸、盗贼等事。而惯习法居其大半。若吉凶之礼，则尝因其情而为之节文。无他，期于便民而已。虽然，风俗出于民情，则不能无所偏。应劭《风俗通·序》曰：“风者，天气有寒暖，地形有险易，水泉有美恶，草木有刚柔也。俗者，含血之类，象之而生。故言语歌讴异声，鼓舞动作殊形，或直或邪，或善或淫也。”《尔雅·释地》曰：“太平之人仁，丹穴之人智，太蒙之人信，空桐之人

①张亮采：《中国风俗史·序》节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武”。《鲁语》[①]曰：“沃土之民不材，瘠土之民向义”。其不齐也若此。非有以均齐而改良之。则常为社会发达上之大障碍。而欲使风俗之均齐改良，决不能不先考察其异同。而考察风俗之观念以起，观念起而方法生。于是或征之于言语，或征之于文字，或征之于历史地理，或征之于诗歌音乐等。穷年累月，随时随地，以芟集风俗上之故实，然后得其邪正强弱文野之故，而徐施其均齐改良之法。《礼·王制》[②]：“天子巡狩，至于岱宗，觐诸侯，见百年，命太师陈诗，以观民风俗”；“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，求异代方言，还奏籍之，藏于秘室”，《诗》三百篇言风俗最详，大半皆輶轩之所采也。盖已视风俗之考察，为政治上必要之端矣。而后世稗官野乘及一切私家著述，亦于此三致意焉。亮采夙有改良风俗之志，未得猝遂，乃以考察为之权舆；又以为欲镜今俗，不可不先述古俗也。自惭荒陋，搜讨频年，东鳞西爪，杂碎弗捐。自开辟至前明，几千年风俗，粗具端末，虽芜杂简陋，不值覆瓿，然正风俗以正人心，或亦保存国粹者之所许也。

宣统二年九月既望萍乡张亮采
识于皖江之寄傲轩

（原载张亮采《中国风俗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12）

① 《国语·鲁语》：“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；瘠土之民莫不向义，劳也。”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——本丛书编者注

② 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天子五年一巡守。岁二月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而望祀山川，觐诸侯，问百年者就见之，命太师陈诗，以观民风。”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2。——本丛书编者注

愈 之

论民间文学

胡愈之（1896～1986），男，浙江上虞人。抗战期间在新加坡任《南京商报》总编，解放后历任出版总署署长，《光明日报》总编，文化部副部长，民盟中央副主席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。出版有《但丁与歌德》等著作。

《妇女杂志》从第七卷第一号里起特辟“民间文学”一栏，征集各地流行的故事、歌谣，预备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。这件事在欧美虽发达已久，在中国却还是创举，现在让我写这一篇，来做一个引子吧。

民间文学的意义，与英文的“Folklore”德文的“Volkskunde”大略相同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；像那些神话、故事、传说、山歌、船歌、儿歌等等都是。民间文学的作品，有两个特质：第一，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，不是个人。普通的文学著作，都是从个人创作出来的，每一种著作，都有一个作家。民间文学可是不然，创作的决不是甲，也不是乙，乃是民族的全体。老农所讲的故事，婴儿所唱的乳歌，真实的创作家是谁，恐怕谁也说不出的。有许多故事、歌谣，最初发生的时候，也许是先有一个创意的人，但形式和字句却必经过许多的自然修正，才

能流行民间；因为任凭你是个了不得的天才，个人的作品，断不能使无知识的社会永久传诵的。个人的作品，传到妇女儿童的口里，不免逐渐蜕变，到了最后，便会把作品中的作者个性完全消失，所表现的只是民族共通的思想和情感了。所以个人创意的作品，待变成了民间文学，中间必经过无数人的修改；换句话，仍旧是全民族的作品，不是个人的作品了。第二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（oral literature），不是书本的文学（book literature）。书本的文学是固定的，作品完成之后，便难变易。民间文学可是不然；因为故事、歌谣的流行，全仗口头的传述，所以是流动的，不是固定的。经过几度的传述，往往跟着时代地点而生变易；所以同是一段故事，或一首歌谣，甲地所讲的和乙地不同，几十年前所讲的又和几十年后不同。这也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征。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：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，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；一个是成文的，一个却是口述的不成文的。

我们向来把文学当作少数天才的产物，除个人创作以外，不承认有别的文学，这全然是一种误解。其实民间文学很有研究的价值。先从艺术的本质看来，文学的发生，是由于原始人类的艺术冲动（art-impulse）。表现这一种艺术冲动的，在野蛮人类是跳舞、神话、歌谣等等，在文明人类便是儿童和无知识人民所传述的故事、歌曲等等。这种故事、歌曲，虽然形式是很简陋的，思想是很单纯的，但也一样能够表现自然，抒写感情。而且民间文学更具极大的普遍性。又因为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，是耳的文学，不是目的文学，所以在有韵的民间歌谣中，往往具有很自然的谐律（rhythm）。有许多歌谣当中的音律，决不是文学作家所能推敲出来的。再从心理上看来，民间文学是表现民族思想感情的东西，而且又是表现“人的”思想、“人的”情感的最好的东西。因为个人的文学作品，往往加入技巧的制作，和文字形式

的拘束，所以不能把人的思想感情很确切很直率的表现出来。只有民间文学乃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。而且流露出来的是民族共通的思想感情，不是个人的思想感情。所以研究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，研究人类学、社会学或比较宗教学的，都不可不拿民间文学做研究的资料。再从教育上看来，民间文学全是原始人类的本能的产物，和儿童性情最合，所以又是最好的儿童文学。但是这一层，周作人先生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的《儿童的文学》里，已说得很透澈，我现在不多说了。

东西洋各国，在古代早有采集民间文学的人了。距今四千六百年前，埃及人便搜罗了许多神话故事，到如今还保存着。希腊诗人荷马的诗中，包含着许多的民间故事。印度有两种著名的民间故事集，一种叫“ Jatakas”，一种叫“ Panchatantra”。阿拉伯人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（就是《天方夜谭》），想来大家都看过的，里面所搜集的便都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。此外，采集民间训话的，要算《伊索寓言》（*Aesop's Fables*）是代表著作。至于我国，《诗经》便是一部最古最大的民歌集；孔子便是一个研究民间文学的大家。《诗经》里所收的列国歌谣，不但是最自然最纯朴的初民的文学，而且又是研究古代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绝好资料。此外，《山海经》可以代表中国最古的神话集，《古诗十九首》大概也是民族的作品，不是个人的作品。从此以后，民间文学的研究，便很寂寞了。

到了近世，欧美学者知道民间文学有重要的价值，便起首用科学方法研究民间文学。后来研究的人渐多，这种事业，差不多已成了一种专门科学，在英文便叫“ Folklore”——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，现在只好译作“民情学”，但这是很牵强的。民情学中所研究的事项，分为三种：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（像婚丧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）；第二是民间文学；第三是民间艺术。所以民间文学是民情学的一部分，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洋人用科学方法研究民情，是从十九世纪初年开始的。民情学的先锋，是德国人葛林谟氏（Grimm）兄弟；他们合著了一部《儿童及家庭故事》（*Kinder-und-Hau msärchen*，1812～1815），又合著了一部《德意志神话》（*Deutsche Mythologie*，1835），把民间故事忠实的写出来，丝毫不加点染，给它一个真面目，这是从他们起首的。后来研究民情学的人便一日多似一日；关于民间风俗、民间文艺的出版物，和各种民间故事集、神话集、童话集、民歌集，也一日多似一日。因为民情学的研究资料，须用了许多人向各地分头采集，不是一二个人能够做成，所以各国又创立了许多团体，专门干这采访民俗、采集民间文学的事业。最早的是英国民情学会，一八七八年在伦敦成立，以后美国、法国、意国、瑞士、德国、奥国相继创立，德奥两国更为发达。现在把各国研究民情学的著名学会列在后边：

英　国

民情学会（Folklore Society）

民歌协会（Folksong Society）

江湖习尚协会（Gipsy-lore-Society）

美　国

亚美利加民情学会（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）

法　国

民间传说研究会（Societ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）

德　国

民情研究会（Verein für Volkskunde）

哈什民情研究会（Hessiche Vereinigung für Volkskunde）

奥　国

奥大利民情学会（Verein für österreichische Volksuknde）

瑞　士

瑞士民情学会（Schweizerische Gesellschaft für Volkskunde）

意大利

民间传说研究会(Societa per lo studio delle tradizioni popolari)

此外，各国还有许多研究人类学的学会，对于民情学，也多少有所贡献。至于这几种团体里所出版的会报、杂志和书册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
中国民族在世界上占特殊的位置，所以中国的民间风俗、民间文艺，当然是极有研究的价值。可是中国的故事、歌谣，却从来没有人采集过；虽有几个外国人的著作，但是其中所收的，也不过是断片的材料罢了。现在要建立我国国民文学，研究我国国民性，自然应该把各地的民间文学，大规模的采集下来，用科学方法整理一番才好呢。但是我国地大人多，交通又最不便，各省的民风各个不同，所以要下手研究，恐怕没有像别国的容易。除非我国也设起许多民情学会、民间文学研究会来，许多人合力做去才好啊！

研究民间文学应该分两个阶段：最先把各地的民间故事、民间传说、民间歌谣采集下来，编成民间故事集、歌谣集等；随后把这种资料，用归纳的分类的方法，编成总合的著作。总合的著作，要算佛赖瑞博士（Dr.J.G.Frazer）的《金枝集》（*Golden Bough*）、哈德兰（E.S.Hartland）的 *Legend of Perseus* 最为著名。但现在研究我国民间文学，还没有现成的研究资料，所以应该从采集入手。采集民间文学有几桩事情应该注意：（1）下手时候应该先研究语言学（philology）和各地的方言；因为不懂得语言学和方言，对于民间文学的真趣，往往不容易领会。（2）用文字表现民间的作品很不容易，因为文字是固定的、板滞的，语言却是流动的；最好是用简单的辞句，把作品老老实实的表现出来，切不可加入主观的辞句和艺术的制作，像丹麦安徒生(Christian Anderson)那种文体最为合适。（3）采集的时候，应当留心辨别，到底所采的故事或歌谣，是不是真正的民间作品；

因为有许多故事或民歌，也许是好的文人造作出来的，而且造作得未久，还没有变成民族的文学，所以不应该采集进去。（4）民间作品的价值，在于永久和普遍；流行的年代最久而且流行的地方最广的，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；采集的时候最应该注意。

分类是最难的事情；现在且把西洋民情学的分类法来参考一下。民情学的研究资料分为三大类（依英国 N.W.Thomas 说）：第一是信仰和礼制，其中又分二种：(1) 迷信的信仰和迷信的习惯；(2) 因袭的礼制。各种的迷信禁忌属于前者，婚丧俗礼、迎神赛会等制属于后者。第二是讲谭和歌谣。第三是艺术，其中又分音乐和戏剧二种。但第一与第三都和民间文学无关，所以不必多说。

第二类—— 民情学上最重要的部分—— 里所包含的完全是民间文学，其中又分为三种：（1）故事，(2) 歌曲，(3) 片断的材料。现在再把细目分列如下：

(1) 故事：

(A) 演义（sagas）即俗传的史事；

(B) 童话（märchen of nursery tales）；

(C) 寓言(fables)；

(D) 趣话（drolls)、喻言(apologues）等；

(E) 神话（myths)；

(F) 地方传说（place legends)。

(2) 有韵的歌谣和小曲。

(3) 片断的材料，例如乳歌（nursery rhymes)、谜(riddles)、俗谚（proverbs)、绰号（nicknames)、地名歌（place rhymes）等。

以上的分类自然不能说十分完全，但是民间文学的普通种类，大多包括在内了。其中歌谣和小曲一类最为复杂，形式和格调种类极多。我们现在既没有完善的分类法，那么便依据了这种

分类从事采集，也未始不可以。

这一篇不过想说明研究民间文学的必要；至于我国的民间文学，应该如何采集，如何研究，现在不及讲得详细。最后我所盼望的，是大家应该有研究民间文学的趣味，把采集民间文学的事情，用着全力干去。这虽是一桩小事情，可决不是几个人所干得下的啊！

（原载《妇女杂志》第 7 卷第 1 号，1921 年 1 月）

顾颉刚

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[①]

顾颉刚（1893～1980），男，江苏苏州人。著名史学家、民俗学家。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。一生著作颇丰，民俗学方面的代表作有《史林杂识》、《古史辨》、《孟姜女故事的转变》等。

我今天所以演讲这个题目——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——是因我研究历史感着痛苦的缘故。我们现在研究历史，最没法措置的是记载的偏畸。譬如《史记》这部书，在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总是很重要的了，但这书中所标举的本纪、世家、列传等，都是关于贵族方面的材料——本纪记帝王，世家记诸侯，列传记士大夫——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，很不容易。《史记》尚是比较能留心民众的，它肯记及货殖与游侠，其他的史书便连这一点也没有了。就是记载地方情形的志书——省志，县志等——所标举的门类，如选举、仕宦、列女，第宅、坟墓之类，又何尝不是为贵族作记载，为贵族的家谱作汇合的记载呢！

① 1928 年 3 月 20 日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演讲，由钟敬文记录。

贵族的护身符是圣贤文化。什么是圣贤文化？我们把它分析一下，大约可分为三项：

一，圣道；二，王功；三，经典。这三种东西，在民众方面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。但在一般圣贤文化的崇拜者看来，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。所谓圣道，就是所谓从羲农传到尧舜。从尧舜传到禹汤。从禹汤传到文武，从文武传到孔子，更从孔子传到孟子，传到周程张朱的道统。所谓王功，就是尧舜的禅让，汤武的征诛。所谓经典，就是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六种书。

这是什么？就是主义。主义是跟着时势变的。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时势，所以各时代有各时代的道。因此，孟子的道已非孔子的道（孟子专言王道，孔子推重霸主，孟子专志圣人，孔子好言君子），孔子的道如何可以算是羲、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的道呢（假定羲农们真有其人，汤武们真有其道）？所以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不过是一句夸诞的梦话！至于禅让制度，明白是战国时的“士”想出来的道德与阶位合一的制度，希望道德最好的成为阶位最高的，使得平民有做帝王的资格，而天下国家永得平治。汤伐夏，武王伐商，这原是一出后代历史所惯演的争地夺国的把戏，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歌颂的地方，不过他们既有意把圣道拍合到帝王身上，所以把它粉饰得惊人的漂亮罢了。说到六经，那更是没有什么神圣的意思。我们只要看古代的知识阶级，便可知道这些经典的由来。古代的知识阶级并没有崇高的地位，他们只是一班贵族的寄生虫。贵族要祭祀行礼，于是有祝宗。贵族要听音乐，于是有师工。贵族要占卜，要书写分牍，于是为巫史（古代巫与史并无严密的界限）。有了这一班人，就有了六经：诗与乐由师工来，书与春秋由史来，礼由祝宗来，易由巫来。这些书和孔子有什么关系！它们所以会，得和孔子发生关系，只为孔子以后的儒者把几部书当做他们的课本（说也可怜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那时可读的书实在只有这几种），因为重视它，便把它和先师的圣道（这圣道当然也是后儒的理想）胶合为一物，于是六经就都成了孔子的创作了！

由此看来，圣贤文化的中心，并不是真的羲、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也不是真的孔子，只是秦汉以来的儒家积累而成的几件假史实的圣道王功，假的圣人的经典！

平心而论，圣贤们所想象的世界并非不好，只是不适合于人性，不能实行。试举数例。如汉代行了举孝廉的制度，那时民间就有一句谚语，说道，“举孝廉，父别居”，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？又如《儒林外史》所记王举人迫着女儿殉节去求旌表的故事，更可以做圣贤文化的失败的铁证。在礼教之下，不知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。更如尧舜的禅让，在书本上看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，但后世实行的只有王莽及六朝时代的许多伪禅让而已，“伪道学”何以成为一句通行的谚语？

民众的数目比圣贤多出了多少，民众的工作比圣贤复杂了多少，民众的行动比圣贤真诚了多少，然而他们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。他们虽是努力创造了些活文化，但久已压没在深潭暗室之中，有什么人肯理会它呢，——理了它不是要倒却自己的士大夫的架子吗！直到现在，中华民国成立，阶级制度可以根本推翻了，我们才得公然起来把它表彰。我们研究历史的人，受着时势的激荡，建立明白的意志：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，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，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。

但我们并不愿呼“打倒圣贤文化，改用民众文化”的口号，因为民众文化虽是近于天真，但也有许多很粗劣许多不适于新时代的，我们并不要拥戴了谁去打倒谁，我们要喊的口号只是：研究旧文化，创造新文化。

所谓旧文化，圣贤文化是一端，民众文化也是一端。以前对于圣贤文化，只许崇拜，不许批评，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

研究的对象。以前对于民众文化，只取“目笑有之”的态度，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，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。可是，研究圣贤文化时，材料是很丰富的，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；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，那真是缺乏极了，我们要研究它，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？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，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。以前我们在北京大学，曾开手做过这种运动，设立了一个风俗调查会和一个歌谣研究会。后来因经济及种种关系，没有干出很好的成绩。现在中山大学有民俗学会的组织，就是立意在继续北京大学同人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。我们现在所要调查收集的材料，约可分为三方面：

（1）风俗方面（如衣服、食物、建筑、婚嫁、丧葬、时令的礼节……）

（2）宗教方面（如神道、庙宇、巫祝、星相、香会、赛会……）

（3）文艺方面（如戏剧、歌曲、歌谣、谜语、故事、谚语、谐语……）

这种材料，随处皆是，并且无论谁都是知道一点，只要肯去收集，就会有相当的成绩表见。我希望各学校都立一个同样的学会，一同致力于此种工作。我更希望贵校——岭南大学——早日成立这种学会，与我们中山大学提携并进，因为我们两校是广东全省最高的学府，容易造成空气。我们能搜集文化的材料，才能批评文化的价值；能批评文化的价值，才能创造出新文化的方式。

八年前的五四运动，大家称为新文化运动。但这是只有几个教员学生（就是以前的士大夫阶级）做工作，这运动是浮面。到现在，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，而呼声则早已沉寂了。我们的使命，就在继续声呼，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，从民众文化的解放，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，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，

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，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。能够这样，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，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，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。

1928 年 3 月

（原载《民俗周刊）第 5 期，1928 年 4月 7 日）

容肇祖

风俗改革与民俗研究

容肇祖（1897～1994），男，广东东莞人。著名哲学史家、民俗学家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。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重要组织者，曾任《民俗周刊》主编。民俗学方面的代表作有《迷信与传说》、《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》等。

风俗改革，目的是在废除恶劣的习俗；民俗研究，目的是在探讨习俗的起源及其关系。两者所站的立场是不同的。最明显的分别，可以说：风俗改革，是根据平衡的眼光，以求废除或建设某种的风俗；而民俗研究，则根据客观的事实，以求得到民俗的因果的关系；至于共同所必采的手段，则彼此俱以确实的调查为第一步功夫。在风俗改革家，以确实的调查为其评价的基础时：民俗学者亦以确实的调查为发见因果关系的根据。风俗改革家，可以用其科学的知识，比较风俗之善良或恶劣以求实际上的兴废；民俗学者则要求把所研究的成为一种科学，而不问其实际上的效果为何。换言之，风俗改革为实际的，民俗研究为理论的。

我们从上的比较，可以明白风俗改革的意义及其作用。自然，民俗的研究是可以帮助风俗的改革，民俗学之能成为一种科

学，可以容易的使风俗的改革，由物质上及心理上的了解而为之彻底的改造，至于民俗学，可由风俗的改革，以认识民俗的性质及其进化的途径。然而我们此际假如能将风俗改革的目的认清，尽可以省去烦费的误解，而促成善良风俗的建设。

现在在广州地方上，拿风俗实地调查的材料作根据而下手研究的，已有国立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，本会则本实地调查，以作实际的改革的提倡，虽性质不同，而实际上可以互相帮助。关于地方风俗上的实地调查，是我们所亟须举行的，望大家切实地予以帮助，至实际上如何改革，如何措施，尤望大家发表意见，群策群力，共谋建设纯粹无疵的善良的风俗。假如民俗学者能以研究的心得见示，使改革风俗易于收效，尤所欢迎。

先总理曾说过，行易知难，愿大家本着这个原则努力干去吧！

（原载风俗改革委员会编《风俗改革丛书》，1930）

张 瑜

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

一 民俗学的性质

民俗学（Folklore）这个名词，是英人汤摩斯（W.J.Thoms）在一八四六年发明的，当时就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，所以不久就遍传于欧陆了。

民俗学之所以发见，其原因不外乎时代的产物。因为当时英国产业革命，传布欧陆，工商业的发达和大都市的膨胀，就引起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冲突；殖民地的开拓和版图的扩充，也引起统治者与开拓者间的龃龉。人民因为感情上、道德上、信仰上、习俗上的不同，而冲突龃龉、竞争、抗斗就变为当然的结果。一般人，尤其是身握政权者就感觉到：如要融解都市和乡村间的矛盾，与同化殖民地上人的信仰习俗，就不得不事先理解所谓乡人、土人、蛮人的思想；从他们的风俗传说中，去发见他们的心理作用，然后利用或统御他们这种的心理作用，去求政治上的和平和社会上的安宁。因是之故，研究民俗学却是一门极其需要的学问了。

在未解释民俗是什么之前，我们要先认识到底民俗是在何种情况之下产生出来的，换句话说民俗产生于何等社会或团体。这种社会或团体，我们就谓之为民俗团体或民俗社会（folk group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